

短剧拥抱AI,“拍得出”也要“讲得好”

2026年开春以来,AI视频生成技术持续迭代,为微短剧这一新兴业态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。数据显示,今年微短剧春节档累计播放量近90亿次,其中AI短剧占比接近30%,月均上线作品超万部,多个平台相继推出AI短剧应用,并将其纳入重点扶持赛道。

创作门槛的下沉带来创作环境的开放,让更多创作者与创作表达得以“被看见”。微短剧虽以投资小、周期短、风险低见长,但以往一部作品的完成离不开专业团队的深度协作,较高的创作门槛无形中将许多怀揣故事的创作者挡在门外。伴随AI视频工作流的成熟,这一壁垒正在逐步被拆除:大语言模型辅助剧本构思,视频生成工具搭建视听空间,智能剪辑系统协同高效制作。相比真人实拍,一部AI短剧的制作成本被大幅压缩。正如短视频的兴起激发了普通人拿起手机记录生活、表达自我的热情,AI工具的普及则有望在微短剧领域催生新一轮大众创作浪潮。乡村的烟火日常、城市的奋斗故事、不同地域和群体的独特生活经验,都可能借助AI找到影像化的出口。当更多元的力量和更真实的表达不断涌入,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载体发展的图景愈加丰盛,好作品出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。

更深层的意义在于,AI正不断打破微短剧长期面临的题材设限与美学边界。AI工具的不断升级,让

更多值得影像化的文化审美资源具备了转化的条件。例如,微短剧《美猴王》以《西游记》为蓝本,凭借全流程AI制作让文学经典焕发全新视听生命力;《三星堆:未来启示录》将古蜀文明与科幻想象碰撞交融,在AI技术“点染”下,沉睡千年的青铜神树与纵目面具跃然小屏;《坐标》依托自主研发的AIGC内容创作平台,以“军事测绘”的独特视角实现抗战题材微短剧的创新表达……从传统文化到红色题材,从文化遗产到科幻想象,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探索证明,AI不仅是降本增效的工具,更是释放创意思象力的钥匙,正在为微短剧拓展出更广阔的美学空间与价值表达维度。

然而,AI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。一方面,当前的AI视频输出仍存在明显技术局限,相当一部分AI短剧难以达到真人实拍的水准,导致观众的沉浸感与代入感大打折扣;另一方面,创作权限的下放也造成作品质量参差不齐,大量“快餐式”AI短剧涌入市场,稀释了行业整体品质。此外,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、原创性界定等问题尚未形成清晰规范,也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潜在风险。尽管AI短剧上线量持续攀升,但月均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仍十分有限——技术能力的释放并不必然导向创作品质的提升,低门槛不等于低标准,观众的选择才是作品评价的最终度量衡。

在过去,“拍得出”本身便构成

一道能力壁垒。而当AI技术使制作能力不再稀缺,角逐的焦点必然从视效呈现转向故事本身,从炫技转向文化共鸣,“讲好故事”才构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应当清醒认识到,微短剧行业拥抱AI是大势所趋,但单纯追求技术应用能力与效率,便可能偏离微短剧作为内容产业的基本创作规律。当前,主管部门已在持续完善AI微短剧行业管理,细化针对AI形式微短剧的审核、引导和评价体系,推动行业从“量增”转向“质优”;各平台也通过调整分账系数等杠杆,鼓励原创、抑制跟风,确保技术的加速度最终服务于精品化的发展方向。只有当AI从制作工具转化为创作语言,当内容供给能够有效回应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审美需求,让“AI+微短剧”从产业概念迈向内容理念,服务于内容创作的AI技术才能产生真正的塑造力。

纵观媒介演进的历史,每一次传播载体与技术的革新,都会催生新的表达形态与创作浪潮。当下AI与微短剧的相遇,同样蕴含着这样的发展机遇。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完成一次意义深远的进化:从表达情绪到连接情感,从制造爽感到传递价值,从流量快消品到有生命力的文艺新样态。微而不弱、短而不浅,让技术释放想象力,让好故事抵达每一个观众——这才是微短剧即将迎来的大时代。

(光明日报 何天平)

《危险关系》:别让感情沦为猎场

近期热播的电视剧《危险关系》以反PUA(情感操控)为叙事核心,将长期隐匿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,第一次真正推入了大众文化的主流视野。可以说,这不仅是一次题材层面的探索与突破,更体现了创作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回归。

《危险关系》聚焦一系列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真实事件,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:在当代都市情感关系中,存在着一种高度系统化的心理操控技术。它以亲密为伪装,以致使受害者精神崩溃为目标,却因没有淤青、骨折等明显伤痕,长期处于公众讨论及法律保护的关注范围之外。

据悉,《危险关系》主创团队历时数年时间深入调研,访谈真实受害者,研究PUA培训文本,追踪网络社群的传播生态,因此,它带来的是剧集令人信服的细节和质感。剧中呈现的情感隔离手法、认知扭曲策略,绝非凭空臆想,而是对真实案例的艺术化重构。

对题材的敏锐是第一步,如何将社会议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艺术文本,是检验创作能力的真正关卡。该剧采用了“心理悬疑”的类型框架,以主人公颜聆调查闺蜜离奇自杀为切入点,在拨开谜团的过程中,她与精神科医生罗梁之间的情感纠葛逐渐成形。罗梁表面温文尔雅,善于倾听,以近乎父亲般的权威与关怀赢得了颜聆的信任。然而,随着剧情推进,观众逐渐察觉到那些隐藏在温柔话语中的控制信号,比如罗梁质疑颜聆的判断、制造她对外界的疏离、用“煤气灯效应”令她反复怀疑自己的感知。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悬疑叙事的形式与PUA受害者“后知后觉”的真实处境形成了精准呼应,也让观众在不安中加深了对这一议题的感受。



女主角颜聆并非传统意义上“感情用事”的受害者,而是受过良好教育、具有独立人格的高校讲师。剧集旨在通过塑造这一女性角色,深刻揭示PUA的关键危害:其可怕之处在于能够针对不同形象进行量身定制。操控者精准识别目标的情感缺口,将受害者的理性与骄傲反向转化为可被攻击的切入点。孙俪的表演将这一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——从课堂上挺拔自信的知识女性,到被精神蚕食后含胸驼背、不敢与人对视的受害者,角色形体语言的细微流变,令人不忍直视。这种塑造,将观众的目光从“她为什么这么蠢”,引向了这套机制为何如此缜密,从而让观众能完成对PUA这一过程的认知校正。

《危险关系》没有将PUA简化为一场“渣男骗傻女”的道德教训故事,而是将精神暴力置于更深的创伤心理学维度加以审视。剧中对施害者罗梁的处理,尤见创作者的思想勇气。他并非脸谱化的恶棍,而是一个带着童年创伤的复杂人物。剧集通过回溯他目睹母亲在情感操控中走向毁灭的记忆,揭示暴力的代际传递机制,以及被伤害者如何在无意识中复制伤害的逻辑。这种

叙事并非为施害者开脱,而是提供了一种穿透表象的社会眼光:精神暴力的根源,既是个体病理,更有可能是结构性的深层矛盾。

对于颜聆,剧集同样呈现了其创伤被激活的内在原因,早年丧父的经历留下了未被疗愈的情感空洞,而罗梁的出现精准地契合了这一精神缺口。正是“伤口与锁孔”之间的吻合,让一个清醒的知识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主体判断。剧集结局,颜聆走出阴影,成立反PUA互助组织,与其说是大团圆,不如说是创伤后成长的真实路径——意义的重建与主体性的重塑,才是修复最深层的内核,也为仍在迷雾中挣扎的观众,指向了一条可见的出路。

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,从来不止于娱乐,更在于它塑造公众的认知框架,决定了哪些问题能够进入公共视野,以何种方式被讨论。从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的肢体暴力,到《危险关系》的精神操控,薛晓路导演用二十余年时间,完成了对亲密关系暴力这一主题从身体到精神、从显性到隐性的持续开掘。这种历史纵深感,是影视创作者对时代最真切的回应。

(光明网 牛梦笛)

电影《长夜将尽》:在留白中窥见深渊

近日登陆院线的电影《长夜将尽》将关于衰老与死亡的诘问深埋于叙事的地基,却自始至终未给出确切答案。这并非出于对真相的回避,而是为观众预设出安全距离:它允许观众远观痛苦,却拒绝让人置身其中。

温柔的假面,不单薄的恶人

片中,护工叶晓霖(万茜饰)戴着温柔的假面进入老人家中,在取得信任后,于某个静谧之夜的哼唱声中,用农药将老人送入永不苏醒的黑暗。与此同时,老人之子、动物园饲养员马德勇(饶晓志饰),在与叶晓霖暧昧的情感纠葛中,逐渐察觉出异样。而警察周平(屈楚萧饰)则从外部介入,试图拼凑出被掩盖的真相。

影片的叙事骨架并不复杂,但叙事野心显然溢出了情节本身。导演王通真正的意图是拒绝将叶晓霖塞入任何现成的道德容器。万茜在此塑造的并非一个单薄的“恶人”,而是一个已被某种不可言说之“重”彻底倾轧过的灵魂。

电影开篇以较长的跟拍段落刻意隐藏了叶晓霖的面孔。这一选择意味深长:面孔的延迟出现,隐喻着身份的延迟抵达。在探究“叶晓霖是谁”之前,观众被迫先直面了“她做了什么”。她脊背的疤痕、手臂的灼伤以及长期私下吞咽的药物,这些过往的碎片如暗流般蛰伏于叙事底层,从不被直接宣之于口,仅凭万茜的表演勾勒出隐约的轮廓。当角色的创伤成因被刻意留白,观众便陷入两难:既无法用廉价的同情去消解她的杀戮,也无法以居高临下谴责轻易与其划清界限。情感被悬置半空,无处着陆。

为卧床老人擦身时,她的指尖轻柔妥帖;哼唱摇篮曲时,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悲悯。然而,那双眼睛底色里的冷酷却令人不寒而栗。正是这种“绝对自洽”的割裂感,使叶晓霖成为近年来中国银幕上极为罕见的复杂女性形象。她既非蛇蝎,亦非良善,而是一个已然越过道德红线且毫无悔意的“执行者”。万茜凭此角色摘得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女演员,实至名归。

喧哗与虚妄,缺席与共谋

马德勇是影片中至关重要的反射面。

饶晓志以“虚张声势”精准定义了这一角色。作为一个在家庭与社会中皆找不到定锚的中年男人,马德勇只能以喧哗的声势来掩饰内里的虚妄。身为老人的独子,他在父亲的晚年生活中实质性缺席;他自掏腰包雇佣护工,自诩尽责,实则是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轻易转嫁给陌生人。在某种程度上,马德勇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时代症候:面对父辈衰老时的仓皇无措,以及试图用忙碌和逃避来粉饰的无力感。

他误将叶晓霖视作生命里的“春色”,而这一误会也构成了影片最犀利的讽刺:他试图爱上的人,正在按部就班地终结他父亲的生命。因为无力照顾,所以雇佣;因为缺乏洞察,所以引狼入室。马德勇的每一次误判,皆成

为酿造悲剧的无意识共谋。然而,苛责他似乎又是不够公允的,他是一个失职者,但其失职中承载着沉重的现实——普通人面对衰老与死亡时真实的溃败。

饶晓志的表演是克制的,他完美诠释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旁观者,他的虚弱、不察、自私与无力。

笼的逻辑,被困住的人与兽

动物园围住狮子的铁栅栏与老人栖居的烂尾楼,实则是同一套逻辑衍生的两副面孔。

影片全程取景于贵州,山城特有的封闭质感天然地参与了叙事。逼仄的楼道、潮湿阴冷的暗夜、城乡接合部的斑驳肌理,为“困境”提供了具体的物质锚点,使影片的社会关怀脱离了抽象命题,拥有了粗粝的现实触感。

暮年雄狮与病榻老人的命运遥相呼应。影片并未生硬地以说教方式将“笼”与“囚禁”关联,而是通过空间的并置,引导观众察觉其中的隐秘共振。

片中也不乏以“照料”之名行“安置”之实的相关情节。游客在铁笼外凝视危险以博取刺激,家属在探视日如候鸟般短暂停留便离去,护工则游走于“缺位的亲情”与“旁观的凝视”之间,填补那个无人愿意直视的黑洞。谁是饲养员?谁是笼中兽?谁又是买票入场的看客?这些身份在影片中不断漂移,使观众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道德定论。

然而,对隐喻的过度依赖也暴露了影片的局限。它详尽地展示了“笼”的存在,却怯于追问:谁是造“笼”者?代价为何由弱者承担?老人的孤独只是家庭结构瓦解的阵痛吗?叶晓霖的疤痕,又隐藏着怎样的残酷?面对这些触及更深肌理的诘问,影片选择将一切升华为命运的苍凉,消散在贵州氤氲的山雾中。

这在美学上固然能自圆其说,但在社会学层面上却是一种退缩。私人的悲悯与结构性的反思之间,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影片止步于前者,使其拥有了情感的重量,却失去了直面现实的锋芒。

沉默是最诚实的,亦是胆怯的

影片的结尾拒绝提供答案,这无疑是最明智的。

叶晓霖的来路被隐去,马德勇的去向悬而未决,周平代表的秩序系统也未能给出抚慰人心的定论。在这个故事里,任何工整的收束都是一种对现实的背叛。廉价的忏悔、刻意的救赎,甚至酣畅淋漓的悲剧,都违背了生活本真的混沌。

影片以悬置作为终局,这种强烈的剥夺感精准回应了开篇的困境:当人生已坍塌为废墟,言语便成了徒劳。这份沉默,构成了影片最诚实的时刻,亦是其最胆怯的瞬间。诚实,在于它拒绝提供抚慰剂,将生活的裂口敞露;胆怯,在于它终究将苦难的解释权让渡给了虚无的命运。

长夜将尽,但黎明何在?影片保持了缄默。电影或许无法给出答案,但它最大的意义,或许正是让观众开始思考。

(北京青年报 王明浩)